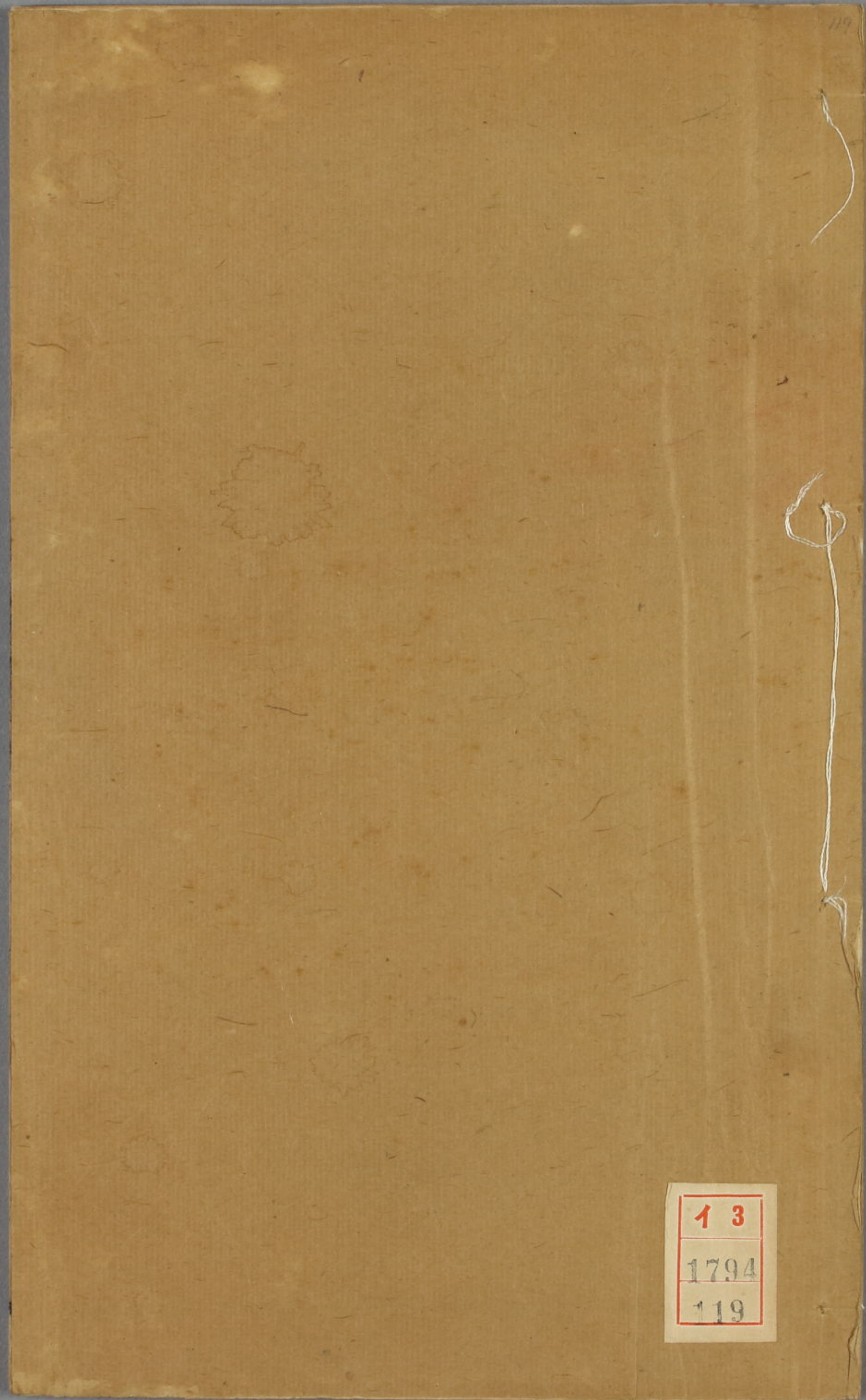




13
1794
119



通鑑答問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報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
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其天下此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爲之平
王忘讎而戊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文侯之命無哀
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爲子可

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彊齊雪先君之耻而一酒之天衷以位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徵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真賢爲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爲昭王蓋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天理深罪晉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蔡且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吳夫椒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則制而不書以爲常事也故春秋之義至燕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獻公好攻戰堯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爲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憤忤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

趙俗既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臯落氏衣之虎服而戎服已變荀吳毀車崇卒以敗狄于大鹵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滅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趙文諫趙造又諫破原陽爲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之

意不可回蓋自公子成之從君始黃帝堯舜之衣裳變爲具帶師比矣成周之五射五馭變爲鞍馬控弦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未聞驅民於左衽也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弭沙上之禍匈奴在庭戶而胡貉起於閭閻爲趙患者非要荒之狄也夫子緩顓臾而急蕭牆孰若脩身齊家監於古訓釋外虞而防內患哉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魏冉爲政威震秦國

或問秦强大之國權移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

王治諸葛亮卷二 三
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形勢之強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修此三者唯蠶食六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釁稔於閭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冉是爲穰侯昭襄母芊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挾戚黨之威熏轅一國執若揆湯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殄滅之芊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莽不唯冉之無君而暴嬴不善之報亦彰彰矣宅日范睢之說行逐冉於關外獲全要領幸也

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賞私勞叔孫昭子所以爲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爲亂臣賊子之戒何取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爲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爲墟兩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槩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

歆賣宗國以微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耻也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瀾倒殉利者爲是死義者爲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爲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監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爲王齊使車五

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氏皆大

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雖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毋西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雖以爲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臣也昭雖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雖之謀也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

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爲楚將猶能爲國效死至漢
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浚固可見矣後
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
爲之奉璽誨盜黨賊爲斧斤以斲其國利菑樂亡恬
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謀以止公子章田
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
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
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

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
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
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苟息爲奚齊卓子之
之傅肥義爲子何之傅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
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
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

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訾乎初公子成是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真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沙正之弑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爲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爲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彊而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遂國四族足以殲齊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

何事不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爲令尹信讒惡遠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耻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爲人子當寢苫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修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

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
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况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
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
言問喪禮爲國問井地當時以爲行聖人之政自魏
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
敗爲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斃焉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公羊子所謂亡
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爲問
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
薛爲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又以
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爲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世
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處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
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
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
滕叢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

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爲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廩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效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邠在去齊之後滕滅於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余懼或者謂爲善之無益而怠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邁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爲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耻於齊而策宮師騶衍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僊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潛暴虐而燕伐之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脅以屠邑式商容問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爲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叔齊幽獲以歸人之稱斯師

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
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劫不代將毅
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
其子卽墨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
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
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
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二城以明信義爲王業之本也
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
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
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爲仁義之將

豈一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
而封之也

樂毅奔趙

或曰樂毅之奔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
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
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
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
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宅
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况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
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薄彝倫斁士會晉之

賢大夫也奔秦而爲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
撓史駢之謀譎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
楚巫臣之僞又奚責焉君臣之典敘於天而人之大
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橫汙賤反覆樗里疾甘茂向
一爲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矧違之
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爲常漢末袁渙
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
聞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大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爲立傳殆非

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
以爲守不以堅甲利兵之彊禮義廉耻以爲固不以
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
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爲之倡者
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
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
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
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噫春秋
書敗以懲不武書叛以懲不軌甚矣齊湣王之無臣
也同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眇然一布衣

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凡析圭僇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枕戈以殄殲乃讎蠲爲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卽墨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尊名節崇禮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矜於葵丘而叛者九國晉悼怠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狃於蒲騷之役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閻伯比宋義知

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爲用有一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爲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箕黃金橫帶其外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澹焉若愚所以爲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爲大勇也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無敵於天下矣於狄乎何有蘇氏曰爲將之道必先

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
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
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郢舉若
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羣蠻叛楚麇人
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若我
出師必懼而歸遂滅庸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中儆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爲君克勤以修
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旣反國舟
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
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爲臣克忠以修其政故能復
舊都蓋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
危爲安運亡爲存君臣交修之有道也頃襄忘讎翫
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馳騁
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爲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
其政群臣相妬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
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怠荒君臣之驕惡

於斯可見其失國通竄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踈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獻漢比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鄢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遂拔鄢藩籬已壞堂奧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旣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旣失鄢而投黿塞之外其二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曄說秦王

或問范曄信爲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千王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觀之范雎言穰侯無君而逐之未爲過也薦用白起之功未足以贖絀惠文后之罪取副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爲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也子不可以絕母雎豈不媿桓考叔茅焦乎昭襄不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卽位以歇爲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

昔者楚有鬬子文薦敖子囊子木爲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彊諸侯服焉頃襄去郢瀕於危亡考烈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挾功震主旣得淮北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持其權陰凝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吳陰爲竊國之謀芊變爲黃亂臣賊子所未爲而歇爲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爲其蘭陵令

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翰春申
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既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
之嗣鬻熊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戒非秦也春秋之法
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爲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
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
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
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
爲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瀾張儀

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魯仲
連寧蹈東海不爲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孟
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爲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
之郊乎荀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謂
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芽於此時詩書雖未焚
而棄禮義捐廉耻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
變而爲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聖賢未
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
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
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弗墜謹進

退嚴辭受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抑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鄢郢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獻邑于秦自保其國猶懼弗蕝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約始定曩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關不進今以羔犢之楚欲扞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王黠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粟矣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救而

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儻無魏公子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說之華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爲趙國之重春申救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彊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杜郵之劍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起商鞅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最甚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雎
以戮之爲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
者秦也秦焉能承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
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爲之者
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
爲心人得之以爲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
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報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

或問周將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
謂周去秦爲從替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
去秦爲從則報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報王之計謂坐以待
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
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王作史者當有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
晉二伯以尊王爲名六國之彊畏大義而不敢犯秦

爲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爲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赧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
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爲天也

秦昭襄王

范睢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人居之官

也以寵利居成功伊尹恥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
臣進退之灋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房
玄齡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已有也賈生
曰夸者死權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爲
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爲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睢鑒於穰侯主眷旣衰亟
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
事棄富貴如脫屣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
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睢謀也澤克踐其言纔
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蚬

負而躡蝸升而枯彼蒞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
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
存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
韋誅之盡入其國蓋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也楚考烈之八年黃歇爲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取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

已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封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
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歇始率戎蠻以揃刈之東周亡
而栢翳之秦爲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爲黃二盜臣亦
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爲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旣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離其君臣之計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

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勝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君之不明歟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耻興焉世之亂也寵賂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修兵甲之不多而在上無禮下無學不肩好貨無總于貨寶書之所戒也亶侯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郃鼎歸

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之所貶也陵夷至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開之間田忌則以金馮旦之間昌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溫囿又以金利欲橫流趨者瀾倒此秦之計謀所以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彊志守度而便嬖不能惑其臣公耳忘私酒濯其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斯尉繚之策將焉用之噫郭開后勝之徒爲身而不爲國也國爲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

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豨將皆用此術人心不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國之存亡在禮義廉耻秦之滅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漢之滅楚不過用四萬金可以觀此矣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後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讒廢趙有李牧嘗破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楚有項燕世爲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猶足以係民心齊有卽墨大夫請因三晉鄙郢之臣收晉楚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焉韓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荆軻之淺謀欲以一匕首斃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張子房猶爲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韓廣臧荼爲王皆非燕之裔曹益秦以太子丹之故盡殲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噫千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爲至當曰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變賈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牛羊用人比屋思亂大澤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鞠爲盜藪守令之權奪於密網泗川之壯南陽之嚙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稽之通莫保要頸如木無根風搖斯拔重以隳名城決隄防易之設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爲固秦無一

焉一旦魚爛瓦解宇內橫潰關門無結草之限藩垣無折柳之禦豪俊糜沸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昔者殷革夏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秦爲公天下是譽桀跖爲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爲隱覈其然乎曰

夫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秋時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爲田洫而四族皆喪田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便齊之封內盡東其鄙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內政陸阜陵墜井田疇均楚爲掩書土田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臯衍沃爲九等亦頗改周典之舊矣逮至戰國兵農寢分魏李悝盡地力惟富彊是務三晉地狹民貧草不盡墾孟子言

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爲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
六雄爭強國皆異政用兵塗炭而田無常主避地流
離而戶無土著是以爲自實之令以柅其欺非但秦
民兼并之弊也周制步百爲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
步爲畝蓋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故以
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田
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箕歛黎元蒿焉忘樂
生之心適戍之徒鉏耰白梃望屋而食守令不能禁
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域民十夫有溝不檢覈
而八家同井不按比而均閭里有版經收有數什

一行而頌聲作矣程子曰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聚歛之臣猶有宇文融之括羨田呂
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襲暴秦也

燒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
論有以激之此蘓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
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
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
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
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李斯問秦四世

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秦法爲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爲戎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真以詩書禮樂爲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相

始皇於是諱儒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以濟其欲所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爲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裳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盪滅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逃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而敎之齋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
矣浮兵伯所傳是爲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爲毛詩張
蒼所傳是爲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
稱述者徒以李斯爲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
距豈以竊屨爲譏哉

阮諸生

或曰秦旣燒詩書箝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
儒而阮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
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
藥二生方士訛妄與徐福爲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

儒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諛滿
耳虛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藪
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阮儒始矣博士
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爲儒者影
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遜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
董公召平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居鄭高陽智謀
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諂諛
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
禮申伏之口制竇之心秦之法令不能禁也誹謗詆

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上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壟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督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詆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世

更爲法律益務刻浚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自

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謫過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擴摭秦法而已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浚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猜禍吏有矯虐吏有敢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吏焉吏以治得民果如是乎鼂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怨蓋

不仁之禍自陳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夷之事見當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秦以不仁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爲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苛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律爲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蘄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蒙更生涉爲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爲過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誅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

離叛吁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匈奴攘之却之不知小民之爲敵讎所慮者豪傑誅之徙之不知豪傑之在剛訟不寧唯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諫道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鉞箠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鬱之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梁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或曰通鑑削去怪神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爲

赤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曷爲載之綱目亦有而弗削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怪則晉魚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予祥于其仁吾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爲水德而尚黑焉在其爲白帝子也不取始皇之尚黑而取獻公之兩金不幾於傳會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見遂用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土黃數用五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曷爲文武之

時羣臣不以爲言也文勝質則史其出於史官之增
飾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崇赤伏於是始
改西都未有此說也蓋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爾或
曰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
僞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事猶周之
赤烏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
班固奚訾焉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
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爲邵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起
田野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
武有愧也史但稱斷蛇著符謬矣

周市迎魏公子寧陵君咎立爲王

或問周市其有張子房之心乎曰君臣之義天典民
彝也夏臣靡之立少康召穆公之以子代宣王可謂
忠之盛矣大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節義之士
豈少哉六國之君授手于秦呂政自矜其功曰烹滅
彊暴其臣視秦所謂茹肝涉血之仇也大澤一呼六
國再立若魏周市之立寧陵君咎韓張良之立橫陽
君成其忠相似也而事有難易焉橫陽之立也良一
說項梁卽從其言則其功易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
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終辭之其志之

通鑑答問卷第二
堅若此迎寧陵君於陳五反而後陳王遣之虛位四月立以爲王其力之艱若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歟章邯破魏周市死之臣死於義也魏王咎爲民約降既全其民而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偉哉厥後晉閭鼎之奉秦王業梁王琳之奉永嘉王莊其聞周市之風而興起者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天也其心則對越在天而無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若周市稱者鮮焉余是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鑑答問卷第二

後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高帝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關辛聞之曰焉能定楚與民同欲則興從已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

重寶婦女遽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寶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縱與吳處楚官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樂愒憂志驕氣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燒秦民獻享辭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參於安樂則其志滿耽於貨色則其志荒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平天下不私

一身爲百世之謀不爲一時之謀范增善於規敵矣樊噲武夫也凡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廩廩爭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慮遠矣項羽有一范增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況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而興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城置酒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噫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學也惜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老董公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讐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漢王編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弑君夫子沐浴而

請討之弑逆人倫之大變人人得以致討鄰國不討則爲佚賊魯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綱周道可復興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守此地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弑君有常不赦戰國時春秋之法猶未泯天敘有典豈以世變改易哉項羽弑義帝負覆載不容之惡鹿走中原相與角逐未有聲罪而將天討者董公正春秋之義明羽之爲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師直爲壯而士氣奮勵羽雖暴驕懍乎司馬九伐之誅而黨賊之徒心寒膽落羽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滅羽而已王莽

之篡絳衣大冠復高祖之業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曹
丕之篡左將軍信大義於天下武侯出師曰漢賊不
兩立昭昭若揭日月此大綱正人倫明之效也春秋
天子之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夫

韓生 酈生

或曰韓生出武關之計酈生取敖倉之策皆所以困
楚而使之力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歟曰天
下有無窮之才人才有無窮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
人者乃能合群才以爲才兼衆智以爲智趙奢解閼
與之圍而先據北山之謀乃出於軍士之許歷條侯

會滎陽之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於道旁之趙涉
信乎才智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於衆謀及庶人詢
于芻蕘也方楚漢雌雄未決競逐於滎陽成臯間迭
爲勝負謀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宛
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韓生取敖倉絕糧餉
以饑其師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壁不戰養銳以待
其敝東馳西騖使之疲於奔命則韓生之爲也鴻溝
之分太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垓下之功則酈
生之爲也二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能聽爲難楚兵
困而漢業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奇士哉然而酈生

馮軾下齊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固無憾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高於卿生遠矣賢者一言濟時救民而爵祿不纓其心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嘗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梁益轅生陳人濤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名碑亦闕焉併書以補班史之遺

羽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

或曰鴻溝之約已定良乎復說漢擊羽約可背歟曰

此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楚殺橫陽皆子房必報之讐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在子房爲漢謀所以爲韓也秦將距峽關旣陷以利而欲連和矣子房曰因其懈怠擊之非失信於秦也爲韓報秦不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兵東歸矣子房曰今釋弗擊是自遺患非失信於楚也爲韓報楚不可不擊也子房義與秦楚不共戴天必殄滅之以伸其志大義爲重小信爲輕矧羽也智勇俱困兵食俱竭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縱之不攻則子房不能雪橫陽之恥漢王亦不能據義帝之憤矣故合信越之兵於回

陵多助之至恭行天罰決勝垓下獲醜東城漢王縞
素出師之舉子房間行歸漢之心凡以爲此耳昔者
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
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哂
謂說而復擊鴻溝約而再攻爲君復讎也奚議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所制儀漢史謂之儀法謂之儀品今可
攷歟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
時晉不知殺烝魯不知尚羔去籍于戰國火于秦而

禮大壞矣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是儀也非禮也通豈能知古禮哉太史公謂秦爲擇
六國禮儀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然則野外所習長
樂宮所行皆秦法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臣之尊卑
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爲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
闕絕也至秦尊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尊德樂道臣其所受教鹿鳴之
賓其臣伐木之友其賢此意不復見僕隸之臣諾諾
唯唯頓首而請昧死而言爲火水之未濟而三陽失
位爲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秦祚弗延職此之

由漢可以監矣而械繫及於相國獄吏貴於功臣賈生有堂無陛之歎此叔孫通襲秦之罪也雖然通俗儒也焉知禮自西晉之亂典籍泯絕而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莫贊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壁鴻臚奏賀今亦不可攷三禮疏引通所作漢禮器制度唐初尚存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矧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律令同錄者猶不得見之有志古學者所爲發憤太息也

陳平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數歟曰古之謀人本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爲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爲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夫子以正譎論齊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畧可睹其間楚亞父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爲奇也其夜出女子滎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捐軀誑楚平之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保乂王家也僞游雲夢以禽韓信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叛者並起高

帝傷于黥王之矢偽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秘計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多智魯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至於危地而後爲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爲世莫得聞其祕也乃所以爲恥也舉四事而觀它可知矣奇不失正其唯子房乎平終身奇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誅呂不若絳侯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火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陸賈始以雅

說賈其爲儒者歟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高祖不知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過魯其弟子申公從師入見於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伏生教于齊魯之間至孝文時乃詔掌故往受之而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耄而後有聞此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辯士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言政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爲逆取順守此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賈焉得
爲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路未廣大風之歌
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
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
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
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而詩書以空
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
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詁爾漢終於雜霸道而
士以經術爲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夫

置酒沛宮擊筑自歌

或問文中子何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爲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
之具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武王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
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
王翦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
子盈之柔弱帝屬意於趙王如意之類已適庶之分
未定變故邇在聞闐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

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毋后與政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顓臾而急蕭牆帝豈未之思乎且漢所謂猛士莫若信越布敖功高猜貳相繼夷滅韓信陳豨襲跡而動故人之縮亦不自保猛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疆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智如子房僅能致商山之老帝何以爲歲暮之託乎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身後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弊霸功淺近而易毀此霸心所以爲高帝累也君子臨大節

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猛士而不慮其必亂邦此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之大臣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不王宅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阬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不說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三軍編素爲義帝東伐此三代取天下之義其天資暗合於儒儻有真儒若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遇臣以禮興起先王之遺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不能以道致君而尊崇前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爲治之實

用蓋非漢廷諸臣論卑識淺不足以佐下風歟張宣公有言高帝資質最與儒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元帝最號爲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違而恨魯二生不爲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吁上不聞大道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歟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久矣仲虺誥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遏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肆也高帝誅秦蹙項功軼

千古而困於一女子之娛欲以孽代適大功易立而
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敬肆天下
安危存亡之大幾也張良叔孫通從容啓沃不務格
非心於未萌攻邪心於未縱而力爭於已然難矣然
而高帝之心不盡蔽也張良招四老人帝幡然而改
創業垂統之初幸而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
明猶在也光武中興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嗣唐太宗
之英武而廢立之際幾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惠帝

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民者

除挾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爲政急務蕭何爲相未之行也曹參
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歟曰秦項既
乎叛亂繼起蕭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惠
帝則天下畧定矣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參
之所行亦蕭何之舊規也自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爲禁而民不知有孝弟秦北爲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頭會其歛財匱力盡而民不知有力
田於是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自時厥後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三老孝弟力

田常員文帝之十二年也復孝敬則武帝元朔元年之詔賜孝弟力田帛則元符元年之詔皆自是啓之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繇此而致也自執斯趙高任殘賊之吏行督責之術漢興挾荼凝脂之慘未盡洗也於是始省法令妨吏民者自時厥後除妖言令高后之元年也除收帑相坐令除誹謗律文帝之元年二年也除錢律除田租稅律戍卒令又見于文帝之五年十三年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繇此而致也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仍秦舊伏生之書藏而未出浮丘之詩私相傳習高堂之禮竇公制氏之

樂皆湮鬱未發自秦焚書至是二十三年自漢滅秦至是十有六年藏書之禁始除然守文之君當塗之士鮮以收拾遺經爲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祕藏校理舊文鄉使入關之初收博士官所職之書三章之約併除挾書之律則口授不至缺謬璧藏不至斷爛五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若是之泯也雖然曹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爲賢相矣

張辟疆謂陳平日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

南北軍 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焉知國家大體爲呂氏謀不爲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儻能以社稷存亡爲已休戚何至遽以兵柄屬后戚哉平巧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聞辟彊之言喜於脫禍而國事不暇恤焉得智劉寒如灰呂沸如湯乎之罪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從邪爲義而不爲利平無所不從又具臣所不爲也呂氏之權陳平實起之王氏之權張禹實起之武氏

之權裴炎實起之三臣之罪一也鄙夫可與事君哉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若唐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爲北軍若唐之左右羽林也昔者成王之顧命名公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發命者冢宰傳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之子宫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媮合苟容惟呂氏之聽悉舉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墜於地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軍中不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况陳平之從辟
彊謀身不謀國爲呂不爲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
北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高帝之威德孰不雲合響
應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爲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事

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無異辭
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於以兵柄授呂氏太阿在手孰敢嬰其鋒曰帝而帝
曰王而王拱而聽之爾春秋魯國之賊也先得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出隱公
之命公子慶父主兵伐邑於莊公卽位之二年遂
總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
春秋書之爲萬世戒呂氏將南北軍其爲翬慶父遂
之帥師也大矣陰凝氷堅異姓偃然爲帝何有乎白
馬之盟王陵爭之於末何益哉外戚握兵未或不危

亡王莽之爲大司馬竇憲梁冀何進之爲大將軍不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旣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呂后稱制八年再易主若委裘殲諸王若刈草幸其自斃產祿皆庸人平勃得以收其功不可以爲人臣之法

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
軍中皆左祖

或問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祖有左右何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祖左唯有受刑者祖右故觀禮云右肉祖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軍中於是皆左祖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高帝之餘澤在人者未遠呂氏之餘威強脅而莫從北軍已屬太尉城外之兵皆爲漢用矣南軍雖猶屬呂產而無外兵之援產至殿門弗得人則宮中宿衛皆漢之兵矣齊王襄倡義于東滎陽之將待變于外諸呂已爲几上肉故太尉先入北軍猶張東之用羽林以復唐也將相同心慮無遺策或以左祖之令爲非蓋未攷古禮爾

代王卽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自代來者總兵柄不如唐裴
度之入蔡也曰自世變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操天
下之大權夏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夫子錄之爲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福威
惟辟征伐自天子出罔不在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
雖成康之隆儆戒不忘況大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在京師郎中令掌禁衛始也權移於呂氏今又權歸於
大臣平勃雖忠然處變與處常異常時則君臣之分定

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
之則君弱臣強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
兩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闢風
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以嚴
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意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此
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乎勃皆以功名
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光爲大將軍子爲中郎將兄
孫領胡越兵壻爲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
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其可輕議哉

文帝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卽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爲漢王二年立子盈爲太子此漢之家法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遂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厥監不遠有司所以固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貳之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是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已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恩下無貪功與後世異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嬰知爲竇氏擇師

傳而不知爲太子擇師傅也用智囊之術所習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美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爲諱若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其終也宦寺擅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旤是皆不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賈誼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爲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爲君之道矣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馬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王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爽幾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夫受一馬之獻若未爲民害而一心之徵衆欲攻之四方聞風爭以珍奇

其欲怠荒驕逸由是而生愁怨離畔由是而起此屈產所以亡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吁文之殷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爲仁也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其克紹祖烈者歟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有主者然則平爲知治體歟曰爲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忽其

事而不知者非也譏其責而不預者亦非也周公作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言刑之重也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司寇藉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爲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供常貢正賦之外無橫歛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費不節民力必困周公豈徒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決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此直宰相之事勃之少吏

因不知其職平乃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職也獄寃而放紛財聚而愁怨其可理陰陽順四時乎明刑協中非臯陶懋遷粒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痛平爲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奏發倉廩振乏餒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若陳平之言其流弊將爲王衍房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爲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問爲切問陳平之對爲空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刑名之言吳公之召豈以刑名之餘習歟吳公薦賈誼而史謂誼明申商亦有所合歟曰按公卿表孝文元年吳公爲廷尉三年張釋之爲廷尉攷之本紀元

年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詆言之罪皆吳公爲廷尉時也秦之苛法密網至是盪滌豈有刑名之習哉循吏傳稱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豈可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吳公之後繼以張釋之蓋孝文天姿寬厚欲平獄緩刑曷嘗以刑名爲治哉漢朝之儒唯賈生其言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不能不雜於申商吳公稱其通諸家之書非以明申商薦之也吳公雖無傳而廉平不嚴爲循吏之首其在廷尉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意旣剝而復善政無赫赫之名所以爲賢歟荀卿之徒有李斯

李斯之徒有吳公賢不肖在人不在師傅也

賈山上書

或曰賈山倡秦爲論漢興以來上書者始見于此類陰矣灌嬰武夫也而騎從者有斯人焉文帝不能用何歟曰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蓋家庭之講習文獻之漸濡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矣謂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言秦之失者未有切於此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自孟子之後斯言絕響一旦聞韶簡之音鳳皇之鳴焉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其言

偉然可以起衰俗而激頹波非豪傑之士能之乎雖有唯陛下所幸之語開人君自恣之端然片言未醇不足以累大體也其後除鑄錢令在五年之夏山復上書諫而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加罰以廣諫爭之路而已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鼂錯帝以日食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嘉言讜論如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求乎噫賈山爲騎於灌嬰與馬周之客於常何一也常何能言馬周而灌嬰蔽賢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受言而遺賢不能若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之難歟山之稱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儒者鬱於戰國厄於暴秦至漢猶未獲伸穆生白生申公韋孟在楚轅固胡毋生在齊帝能招延而咨訪焉則多士以寧之效庶幾周之盛矣惜帝之不能爲文王也士生於文王之後者其不遇可勝數哉

賜民田租之半

或問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文帝賜民田租之半不幾於貉道乎曰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田之有租始見于此董仲舒謂秦除井田田租二十倍於古漢

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儉於周矣漢初接秦之敝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文帝使耒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於是開籍田以率耕又賜今年半租此二年之詔也鼂錯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稅以積粟之多也文帝兩詔賜今年半租未以爲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則以爲常法矣然而都鄙廩庾皆滿太倉之粟充積露積腐不可食君民兼足亦曰節

各開卷三
三
儉而已故爲國以義爲利未有不利用於國也以利爲利未有不害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於文景見之世祖中興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行什一之稅建武六年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詔三十稅一如舊制蓋自孝景之後遂爲定制也若年穀不登則毋出田租郡國被災什四以上則毋收田租大旱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申子所以稱漢制盡美於卹人歟

虎園嗇夫口辯

或曰嗇夫代上林尉對亦盡職之吏也而張釋之言

其利口捷給則尉之默默可取歟曰變風俗者必尋其原商俗之敝在於尚言也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康王所以命畢公也周公作立政曰勿以儉人成王作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所以反商之敝也自戰國縱橫之士掉三寸舌以簧鼓諸侯秦廢詩書崇法律君子長者之道微俗吏刀筆之習勝巧言鮮仁者衆木訥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若蒯通之流風馳波漫雖絳灌以功臣爲相少文多質而舊染未易革也進一嗇夫則險厲刻覈之士懷臂而起何以

成忠厚豈弟之化釋之一言是爲漢四百年永命之本告許易而禮義興其機在此萬石君不言而躬行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風俗之篤厚人才之淳實如此武帝以後氣象大異汲長孺不能用而用多許之公孫弘舞知之張湯長者之言不復聞而漢道衰矣噫言顧行者爲君子才勝德者爲小人不唯人君用人之法亦學者取友之戒

張蒼爲丞相

或問張蒼好書博聞以文吏爲相非絳灌比也而不能興起儒者之學何歟曰儒者不用於世久矣劉向

別錄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所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蒼家則蒼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壹以春秋爲繩墨則漢可以爲帝王之治攷之於傳不過推漢爲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賈生所謂大

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遺經措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是以聖經爲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繫絳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聞係縲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相接韓彭誅夷之慘鄧侯械繫之暴高帝不能改於

秦也至文帝習以爲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社稷臣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爲廷尉而獄吏之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者也帝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臣漢直以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挫抑至東都而益甚豈非高文詒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驛盜環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不爭於大豈亦視以爲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執自商

鞅李斯以是爲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張蒼爲相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況廷尉乎故曰漢襲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吳王濞卽山鑄錢尾大難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幸臣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周官予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歟它日申屠嘉爲相傲召困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益文帝仁厚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爲吳鄧也自禹湯鑄

幣周立圜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其利也秦惠王三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文帝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僞非嚴刑峻法所能止莫若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鼂錯謂鑄錢者除爲寬大愛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大常不收赤仄者爲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爲賦者爲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

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爲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爲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一不載於傳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與足食勸農爲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爲長太息者六至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得聞歟

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史取爲太息之二言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等齊篇論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太息者六粲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傳傳今在大戴禮蓋以新書傳職保傳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一朱文公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識其言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之記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節
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隼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
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堯
仲勳者之佐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堯氏四維告其
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所
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修禮義者也論語曰行
已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異
乎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爲人誦詩讀書而爲士而

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秦之民亦可愧哉誼有經世
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爲學者之藥石
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爲人士之所以爲
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喻
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
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除祕祝

或問祕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秦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
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

過爲已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恐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爲知大道宋景公災惑之變不移于相與民子韋以爲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誅詆言民怨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罪不分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羣臣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愚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祠官致敬無有所祈謂歸福

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顧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黷于祭祀何足以進於文帝之盛德哉

擊匈奴逐出塞卽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歟曰六月之雅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盡境而還毆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武不可黷也帝卽位之初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用征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侯結和通使休寧北

陞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書報以無負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禦固積粟塞下而兵食豐先爲自治之謀隱然安強之勢張相如之長者樂布之烈士並爲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怠弛也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敢遐遺也嚴尤謂周宣得中策者文帝之待匈奴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同符周宣尤不稱文帝何哉

鼂錯對策高第

或問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舉自此始然未有應是詔者十五年再舉始得一鼂錯何其才難歟曰書云敷納以言言非文辭之謂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顧乎言也以文取士自文帝始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之塗求經濟之實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官之邪說大功數干之諛辭豈虛心待賢之意哉武帝以後若公孫弘又在錯下文中文子稱洋洋鼂董公孫之對蘇氏謂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

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愚謂董子非鼂公孫之儔也尙論者當有區別賢良之對正大讜直在漢一董仲舒在唐一劉蕡而止耳其他則科舉之空言場屋之小執不足觀已

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治廟
汾陰欲祠出鼎

或問新垣平言汾陰出鼎至武帝時鼎果出於汾陰平乃以詐誅何歟曰平旣誅而方士之誕復用於武帝之時汾陰得鼎安知非方士之飾詐欲以神新垣平之術乎司馬公作原命曰天地精微非聖人莫能

知眚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皆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後者猶若此况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以怪神聖人所不語奇袤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爲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幾殺之亦文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宮中之次合王宮之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導成王之法脩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爲平天下之本大臣格心之學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丞相受制於中車府令外內之疎昵不侔矣漢高帝近一百而大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文帝能使幸臣畏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重申屠嘉可謂有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與之合英主之所行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自絀丞相之權始輕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不可用而丞相遂無

權逮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辨論而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而丞相克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楊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

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爲之歟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爲丞相其弟修持母服宣謂三年服少能行兄弟相駿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

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攷憂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解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宦豎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注文帝紀謂三十六日釋服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失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三十六日爲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袞傳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旣葬而除畧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立宗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立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辨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譏詆

諸儒張東之破其說而元感論遂廢然漢以三十六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偏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蘓氏謂紀無可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敘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立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帝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立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宮不新
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
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此蘓氏稱宋之仁也愚於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終

野史各問答卷三

文帝本云

